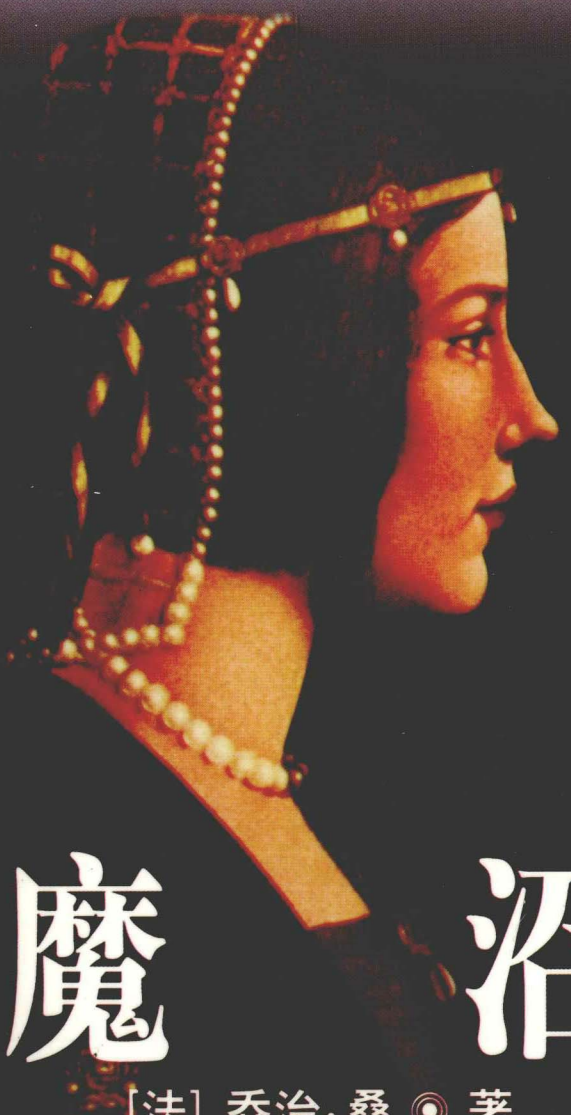


La mare au diable

天艺文化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

魔沼

[法] 乔治·桑 著

魔沼

(法) 乔治·桑

上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(第三辑) / 歌德等著,
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10
ISBN 7-5387-1486-3
I. 世… II. 歌… III. 长篇小说-德国-近代
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9176 号

《世界文学名著经典》第三辑 魔沼

作 者: [法] 乔治·桑
责任编辑: 张秀枫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印 刷: 河北省唐山市兴卫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 32 开
字 数: 737 千字
印 张: 20
版 次: 2003 年 11 月第二版
印 次: 2003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: 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486-3/I·1401
总 定 价: 564 元 (全 32 册)

目 录

魔沼	〔法国〕乔治·桑	(1)
思母情	〔日本〕谷崎润一郎	(86)
希尔维斯	〔法国〕亨·勃斯库	(108)
踏浪女人	〔苏联〕亚·格林	(161)
尤丽雅	〔俄国〕卡拉姆辛	(384)
借来的生活	〔德国〕雷马克	(404)

魔 沼

〔法国〕 乔治·桑

一 致 读 者

你干得大汗淋漓，
才能勉强维持生计，
一生辛劳，疲惫不堪，
如今死神逼近于你。

这用古法文写成忧伤的四行诗，题在霍尔拜因^①的一幅版画下面。这幅版画是描绘一个正在犁田的农夫的。在广袤的原野的远边可以看到一些破旧的木屋；太阳斜挂在山丘后面。农夫虽然年老，却很粗壮，衣衫褴褛，他已劳累了一天。四匹套在一起的马儿瘦骨嶙峋，气喘吁吁；犁刀铲进坚硬的泥土里缓缓而行。在这幅《流汗与出力》的场景中，只有一个人是轻松的，这就是一个幻想的人物：一具骷髅，手执细长的鞭子，在惊骇的马儿旁边，沿着犁沟奔跑，不停地鞭打着马儿，紧挨着老农夫。这是阴魂永不散的死神，霍尔拜因把它画入了一系列哲理和宗教题材的画里《死神的幻影》。

^① 霍尔拜因（1497—1543），德国画家，善画肖像。

在这内容广阔的构图中，死神随处可见，它是关键所在；霍尔拜因再现了社会各阶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：当权者、姘头、赌徒、醉汉、修道士、妓女、强盗、穷人、战士、犹太人、流浪汉，在这个阴冷的世界上，死神这个幽灵四处游荡在嘲弄、在威胁着芸芸众生，并且总是获得胜利。只有在幅画上，死神没有出现。这幅画里，穷困潦倒的拉撒路^①躺在财主门口的粪堆上，声称他不怕死神，那只是因为他一无所失，虽然活着，但已灵魂出窍。

这种文艺复兴时代的熬苦思想，真能使人得到某种慰藉吗？信徒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野心家、骗子、暴君、酒鬼、色狼，这些糟蹋生命傲慢的罪人，注定要受到惩罚；但是瞎子、哑巴、乞丐、疯子、贫民，难道只因为死对他们不是苦难，就能摆脱长期的困苦吗？不！这是一种难以排除的忧愁，一种可怕的宿命思想，艺术家用画笔把它活生生地展现出来，这是对人类的命运的辛辣的诅咒。

霍尔拜因的画是辛辣的讽刺，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。罪恶和不幸使他怵目惊心；而我们，这个时代艺术家，将描绘什么呢？我们要在死神身上寻找当今人类应得的命运吗？难道只有死，才能惩罚不义，消除痛苦吗？

不，我们不再同死打交道。我们不再相信坟墓，也不再相信生死轮回；我们希望生活是美好的，希望它丰富多彩。拉撒路应当离开他的粪堆，穷人也不必因财主的死而欢呼雀跃。人人都应

^① 拉撒路是一个乞丐，他因生疮而病卧在财主门口，死后由天使领入天堂，事见《新约·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。

该享有幸福，那末某些人的幸福也就不会成为万恶之源。农夫播种小麦时，应该知道他是在为生的事业而劳动，而不必为死神走在他旁边而感到痛苦。最后，死亡既不当是对幸运的惩罚，也不应当是对不幸的安慰。既然上帝祝福生命，坟墓就不应成为避难所；不幸的人们都应该升入天堂。

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艺术家，却热衷于描绘痛苦，贫贱和拉撒路的粪堆。可是，把贫困描绘得如此丑恶，如此可鄙，如此邪恶、如此罪恶累累，他们的目标实现了吗？效果是不是有益呢？我们不敢妄加断语。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，只要指出在“富有”这个瑰丽的光环下面是个深渊，就会使为富不仁者恐惧。如今，我们给那些财主指出盗贼正在撬他家的门，谋杀者正在窥伺着他。我们不明白，为什么只要他把穷人写成一个苦役监逃犯和夜间的盗贼，就会使他自己所蔑视的人性产生好感，就会减少穷人的痛苦。在霍尔拜因和他的前人的画中，可怕的死神咬牙切齿，正拉着提琴；他这个模样，并不能使穷形极恶的人改邪归正，也不能使苦难的人得到安慰。纵观我们的艺术家的所作所为，不正像那位咬牙切齿，拉着提琴的死神吗？

霍尔拜因笔下的酒徒，狂饮不停，要赶走死的念头；死神却像影子一样尾随在他们身后，充当着他们的斟酒人。而今日，作恶的富人要修筑工事，招兵买马，预防农民的反叛；艺术给那些为富不仁的家伙指出，暴动正在暗中酝酿，伺机发动袭击。在中世纪，教会向权贵出售免罪符，来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。当今政府却是用富人纳税的钱，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，来维护有钱人的利益。

不朽的艺术家，如阿尔伯特·丢勒、米盖朗琪罗、霍尔拜因、卡洛·戈雅^①都曾对他们的时代和国家的丑陋之处作过辛辣的讽刺。这些都是不朽的作品，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历史篇章；艺术家有权探索社会的创伤，并暴露在世人的眼前；但是，除了描绘丑恶的东西以外，现在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描绘了吗？在这种想像丰富的、专门描写道德败坏的秘密^②文学中，我们更喜欢那些心地善良的人，憎恶那些使人惊心动魄的坏蛋恶棍。前者可以使人改恶从善，后者使人胆战心惊。恐怖只能使自私自利变本加厉。

我们相信，艺术的使命是一种情感和爱的使命，艺术家除了提供一些谨慎的方法，减轻人们的痛苦和不安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。他的目的应该是使人喜爱他所关怀甚至稍稍美化的对象。艺术不是对现实存在的研究，而是对理想真实的追求。因此，与《堕落的农民》和《危险的联系》相比，《威克菲尔牧师传》^③更有用，更有益于身心。

请原谅我写下这些关于恐怖故事的想法，把它们作为序言看待吧。我要给您讲述的故事很简短没有别的序言。也只能如此。

现在我要对你讲的，正是关于一个农夫的故事。

① 丢勒 (1471—1528)，德国画家；雕刻家；米盖朗琪罗 (1475—1564)，意大利大画家；卡洛 (1592—1632)，法国画家、雕刻家；戈雅 (1746—1828)，西班牙画家。

② 此处指欧仁·苏 (1803—1857) 的小说《巴黎的秘密》和保尔·费瓦尔的小说《伦敦的秘密》。

③ 《威克菲尔牧师传》是英国作家哥尔斯密 (1728—1774) 的小说，属于感伤主义作品。《堕落的农民》是法国作家雷蒂夫·德·拉布勒东 (1734—1806) 的小说；《危险的联系》是法国作家拉克洛 (1741—1803) 的名作。

二 在希望的田野上

刚才我满心忧伤，漫步在田野里，思索着乡村生活和农民的悲惨命运。农夫辛苦劳作耗尽了气力和光阴，开垦这片肥沃的土地，一天一天艰苦的劳动的报酬和收益只是一片最黑最粗糙的面包，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。这些覆盖在土地上面的财富，庄稼、果实、膘肥体壮的牲口，是少数富人的财产和他们奴役大多数穷人的工具。闲人们过着舒适的生活，偶尔到乡间小住，换换空气，调养身体，然后一身轻松地回到大城市，享受他的奴仆们的劳动果实。

另一方面，庄稼人过着悲惨的生活，对未来忧心忡忡，在他看来，广袤的田野，无垠的牧场，肥壮的牲口，也代表着闪闪发光的金币，他每年要用装满金币的钱袋，去满足他的主人，而自己只能得到很小的一部分，入不敷出，悲惨地生活在主人的领地内。

然而，大自然是圣母，永远年轻美丽，温柔慈爱。它把诗意和美倾注给一切在它怀抱里的动植物，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发展。它掌握着幸福的奥秘，没有人能从它那里夺走。最幸福的人掌握着劳动技能，自食其力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汲取舒适和自由；他运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，开创自己的事业。艺术家在欣赏大自然的美的时候，也有这种乐趣；但是，正直和仁慈的艺术家，看到挣扎在土地上的庄稼人的痛苦，他的乐趣会受到扰乱。在上帝的眼里，精神、心灵和手臂协调一致，这样，在仁慈的上帝和人们愉悦的心灵之间便存在了一种神圣的和谐统一，幸福就在这儿。这样，讽喻画家就不用画面目可憎的死神，而可以在农夫身旁描

绘一个光彩焕发的可爱的天使，把祝福过的麦种撒在充满清新气息的土壤里。

对于一个庄稼人，甜蜜、自由、诗意、勤劳和纯朴的生活，并不是难以实现的，“啊，庄稼汉要是了解他的幸福的话，那可真是一种美妙的幸福！”维吉尔这句忧郁的话是一句惋惜的感叹；这也是一个预言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农夫也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，即使不能表现美，至少可以感受美。因为，在他身上，也有一种处在本能和模糊幻想状态的对诗意的神秘直觉。在那些今日有钱的人们身上，以及没有完全受到过度压抑的人们身上，能让人感识的纯粹幸福，是处在原始状态中的；况且，从痛苦和疲惫不堪的心中已经爆发出诗人的声音^①，那么为什么有人还说肉体的操劳和心灵的愉悦是相排斥的呢？这种相排斥无疑是过度劳动和极端贫困造成的恶果；可是，我们不能说，当人们工作轻松的时候，世上就只有坏工人和坏诗人了。真正的诗人是那些能在诗意的情感里汲取高尚情趣的人。

我陷在沉思之中，并没发觉，自己对人的可教育性的信心加强了。我走到一块田边，农民正在那里忙忙碌碌，为即将到来的播种作准备。田野是广阔的。景色也是辽阔无边的，深褐色的土地镶嵌着绿色的宽线条，在初秋的天空下，变成浅红的绸带；太阳光下，犁沟里的积水象银丝一样闪闪发亮。这一天阳光煦暖，微风轻拂，被犁刀新翻过的土地，微微地冒着水气。在这块田的高处有一个老人，他的肩背很宽，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；他沉着

^① 指1840年左右出现的无产者诗人：织工马居、鞋匠萨瓦尼安·拉潘特、泥瓦匠尔·蓬西。

地推扶着那古老的、两头老牛沉重地拖着犁向前挪移着。它们的毛皮浅黄，体形高大，略有点瘦，牛角很长，向下弯曲。在牛棚里，一头瘦骨嶙峋、疲倦的可怜的牲口，摆动着快要秃了的尾巴，拍打瘦削的腹部，怀着恐惧和嘲笑，对放在它面前的饲料视而不见，眼睛满含期待地盯着门口，蹄子刨着旁边的空位置，嗅嗅它的兄弟套过的牛轭和链子，叫唤它的伙伴，悲惨的哞哞声不绝。放牛人会说：“这头牛不会再干活了。因为它的兄弟死了，它也要追随它的兄弟去了。它不肯吃东西，过不了多久就会饿死的。”

那个老农专心致志地干着活，默默地，不慌不忙，同驯服的耕牛一样从容；他的体力训练有素、十分旺盛，因此他犁起地来和他的儿子一样快；隔开一点的地方，在一块坚硬多石的地里，他儿子正赶着四头不那么健壮的牛犁地。

但是接着一片真正幽美的景致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在平整的耕地的另一头，有个脸色红润的年轻人驾驭着一套出色的耕犁：八头健壮的牲口，深色的皮毛杂有黑斑，头颅短粗，毛发卷曲着，具有野牛的气息，大眼圆瞪，干起活来急躁乱动，对牛轭和刺棒还恼怒不服，喷着响鼻，仿佛在发泄心中的恶气。这就是所谓新上套的牛。这是一片刚弃作牧场的土地，布满了百年树根。年轻人充沛的精力、蓬勃的青春和他那八头浑身蛮劲的牲口刚好适合开垦这片土地。

一个六、七岁的孩子，像个漂亮的天使，穿着罩衫，肩上披一块羔羊皮，他沿着犁沟向前走，淘气地用一根又长又轻，不太尖锐的刺棒戳着那群牛的两肋。高大的牲口在孩子的小手下颤

抖，挣得牛轭和套在头上的皮带轧轧作响，辕木也猛烈晃动。每当一个树根挡住了犁刀时，农夫使劲地吆喝着每头牛的名字，试图镇定它们；因为这群牛给突如其来的树根激怒了，蹦跳起来，不住地用蹄刨土。要是年轻人控制不住前面四头牛，而让孩子管住另外四头，那么，这群牛便会拖着犁，向斜刺穿过去。惊慌的孩子不住大声地吆喝着，声音显得可怕，但他天使般的脸庞，仍然是柔和的。这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刚劲的美和优雅的美；尽管这场征服土地的斗争十分激烈，柔和、温馨的气氛始终飘在这里。待到克服阻碍，耕牛恢复平稳庄重的步伐之后，那农夫便立刻恢复那种纯朴的宁静，朝他的孩子投了满意的一瞥；孩子也回过头来报以灿烂的微笑。随后，这个年轻的父亲唱起既庄严又忧郁的曲子，雄壮的声音回荡在田野上，这是当地自古流传下来的曲调，但并不是所有农夫都会唱，只有那些经验丰富的农夫才唱得出来。大概从前这种曲调受到过神秘的影响，被尊为神圣的，至今人们还认为它具有神秘的力量，可以保持耕牛的劲头，平息它们的不满，消除它们对长时间干活厌烦。如果只知道怎样驾驭它们，怎样掌握犁刀，这些都是不够的：倘若不会唱这种特殊的歌，就决不是一个好的农夫；这是一门特殊的科学，需要有非凡的鉴赏力。

实际上，这只不过是一种可以随意中断，又接唱下去的宣叙调。人们无法把它谱写下来，因为它的形式很不规则，音准也很不合乐理。但它仍不失为一首动听的曲子，它和这乡村的一切是那样和谐一致，绝不是那些闭门造车的天才们所能创造出来的，除了当地聪明能干的农夫，极具禀赋的歌手都复唱不出来。闲暇

的时候，这种柔和而有力的曲子，悠悠飘在风中。每个乐句的最后一个音符拖长，运气的力量大得难以令人置信，并提高四分之一音阶，这样有规则地不合乐理^①。虽然这种唱法与规范相悖，但它的魅力经久不衰，听惯了这种曲子，就不能想象，还能有别的歌曲能比它更能与这周围的一切如此和谐。

一幅与霍尔拜因的版画完全不同的画面在我眼前徐徐展开，尽管场景是一样的。不是一个满脸忧愁的老人，而换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；不是瘦骨嶙峋、疲乏不堪的老马，而换了八头健壮暴躁的耕牛；不是丑恶的死神，而换了一个俊美的天使般的孩子；不是死气沉沉的图景和毁灭的观念，而换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和幸福的思想。

这时，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那首古法语四行诗和维吉尔的话。看到这男子和小孩，在富有诗意的氛围里，刚劲与优雅相结合，完成一件神圣的工作，我真感到深深的同情，还有一丝惋惜。农夫是多么幸福呵！如果我的臂膀骤然变得强壮，我的胸部也宽阔有力，能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劳作，并用我雄壮的嗓音歌唱大自然的话，而那时我的双眼仍然能看到、我的头脑仍然能领会和谐的声音与色彩，细腻的色调，优美的轮廓。一句话，事物的神秘的美！尤其是我的心仍然能与神圣的感情融合在一起，也就是这种感情创造着美丽的世界。

遗憾的是，这个男子从来不懂得欣赏身边的美，这个孩子也懵懂无知！……我决不这样想：这些农夫并不比他们所驾驭的牲

^① 我们今日的乐理只允许提高半个音阶，所以乔治·桑说农民的曲调不合乐理；其实，这是由于走音而使人觉得升了四分之一音阶。

口高明多少，他们不会有高深莫测的启示，减轻他们的疲劳，消除他们的忧虑！在他们高贵的脑门上我看到上帝的烙印，与那些有钱的地主相比，他们更是生来的土地之王。他们也感觉到这一点，证据是：谁要让他们背井离乡肯定会受到惩罚，他们热爱汗水浇灌的土地，我比这男子幸福，因为我拥有他所缺少的非物质的享受——情趣，这本来应该属于他所有，属于这个美丽大自然的创造者所有。他缺乏对自己情感的认识。那些奴役他的人，不能剥夺他幻想的能力，却剥夺了他思索的能力。

他不是十全十美，仿佛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但和被学问窒息了情感的人相比他是幸福得多。你们的支配，控制他完全是因为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误，事实证明你们摧毁了自尊，你们是愚昧的，无知的！……我更爱他的心灵的纯朴，而不爱你们心灵的虚伪；如果我有机会来歌颂他，我会因能够见到他的柔和动人而感到莫大的愉快，你们则在描绘他的卑贱，那是你们的独判独断把他推到那里去的。

我不但认识这个年轻人和漂亮的孩子，而且也知道他们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他们也有。如果一个人了解自己的故事，他就会对它感到兴趣……热尔曼虽然是个普通庄稼汉，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和爱情。他曾给我清清楚楚地讲述过他自己的故事，我仔细地听着。他耕地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一边观看，心里想，虽然他的故事像一杯白开水，简单、普通，但要是把它写下来，又会怎样呢？

明年，这犁沟又将被一条新的盖没，填平。在人生的田野里，大多数人也是这样留下痕迹，复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一点儿

土就能轻轻地抹掉它，我们所掘出的田沟紧紧挨着，宛如墓园里的坟茔一样。农夫的田沟难道比不上闲人们的田沟吗？即令这些人作出了某种荒唐的举动，也只不过在世上有了一点名声，留下了一个名字也罢。

那末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就从遗忘的角落把聪明勤快的农夫热尔曼抢救出来吧。他决不会知道，也决不会感到担心；但我将会感到乐趣。

三 慈祥的老农

“热尔曼，”有一天，他的岳父郑重地对他说，“你得再讨个女人哪。我的女儿去世已快两年了，你的大儿子已经七岁。你是将近三十的人了，我的孩子，你知道，一个人过了 30 岁，就已经算老了，很难成家了。你有三个孩子，他们一直很讨我们喜欢。我的老伴和儿媳妇会好好照顾他们，疼爱他们，尽我们的能耐帮助他们。你看小皮埃尔快长大了；他赶牛已经很在行了；他又聪明伶俐，会在牧场放牲口，力气不小，能牵马饮水。他不再用我们操心了；可另外两个小不点儿，我们还是疼爱的，可怜这两个没娘的孩子，今年费了我们不少的心思。我的媳妇快要生了，她怀里还有一个小不点儿。一旦她又生了，她就没时间照顾你的小索朗日，尤其是西尔万，他还不到四岁，日日夜夜闹个没完，他象你一样，耐不得性子：将来会是个好工人，可眼下是个淘气鬼。他经常溜到沟边，或者淘气地扑到牲口脚下，我的老伴腿脚不灵便，追不上他了。再说，我的儿媳妇又会再生一个，在一年内她的老大就得又由我的老伴照顾。你看，这些孩子们真叫我们为难，成了我们的负担。我们不希望看到孩子们没人照顾；

一想到我们照看不过来他们会出什么事，我们就感到难过。所以你得再讨一个女人，我也得再有一个儿媳妇。我的孩子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已经跟你讲过好几次，日月如梭，岁月催人。为你的孩子，也为我们这些力不从心的老人，你应该尽早结婚。”

“好吧，爸爸，”女婿闷闷不乐，“如果您一定要我这样办的话，那就只得按你说的办。不过，这样做会使我非常难过，让我再结婚，倒不如让我去投水呢。我不知道我会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曾有过一个好妻子，她漂亮、温柔、勇敢，孝顺父母，体贴丈夫，疼爱孩子，又心灵手巧，操持着里里外外，总之，她什么都好；我娶上她的时候，咱们并没有约定，如果她离我而去，我就得把她忘掉呀。”

“热尔曼，我知道你有一副好心肠，”莫里斯老爹接着说，“我知道你深深地爱我的女儿，你们在一起很幸福，假如卡特琳眼下还会活着，而你却会在坟墓里。她也会为你悲伤流泪的。不过，现在悲伤是没有用的。但我并不是叫你忘掉她。仁慈的上帝要她离开我们，我们也都在天天做祷告，让她知道我们珍惜她，对她的去世感到十分悲伤。如果她能跟你说话，让你知道她的心愿，她准定会吩咐你再找一个妻子，照顾可怜的孩子。问题是要找一个聪明贤慧的女人。这是一件挺困难的事；我们要是给你找到了这样一个，你要好好地爱她，像爱我的女儿那样，她给我们做帮手，细心照顾好你的孩子，你会重新获得幸福的。”

“也只能这样了，爸爸，”热尔曼无奈地点头说，“我会象平时那样，照您的意思去做。”

“孩子，说句公道话，你是一个孝子，从来不会违背家长的

意愿。咱们一起来商量你到底怎样才能找个称心的媳妇吧。首先，我不赞成你讨个年轻的。年轻姑娘太轻浮，她们很难静下心来抚养孩子；抚养三个孩子是个重担，尤其他们都是前妻生的，你和孩子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聪明善良、温柔体贴、吃苦耐劳的女人，并且年龄和你差不多。只有这样，她才能负起责任，仔细照顾好家庭和可怜的孩子。”

“我也担心这个问题，”热尔曼说，“如果我不幸找了个坏女人，这些可怜的孩子就会受到虐待，甚至挨打。”

“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，”老人接着说，“不过，咱们这儿，好女人总比坏女人多，除非我们都是傻瓜，专找一些坏女人。”

“是的，爸爸，在我们村子里，也有一些好姑娘，路易丝、西尔韦娜、克洛蒂、玛格丽特……总之，会有合适的姑娘的。”

“冷静点，我的孩子，这些姑娘不是太年轻，就是太穷……要不太漂亮；因为，漂亮的女人不一定会守规矩。”

“那么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讨一个丑姑娘？”热尔曼有点担忧不安地说。

“不，决不是丑的，因为这个女人还要给你生孩子，要是养一些又丑又弱又多病的孩子，那真是太晦气了。一个还很娇嫩，身体壮实的女人，既不算很漂亮，也不算很丑，对你最合适不过了。”

“我知道啦，”热尔曼满脸苦笑地说，“要找到象您所说的女人，恐怕比登天还难；尤其因为您要一个有钱的，对于一个鳏夫更是谈何容易。”